

徐中詩文選

王季綬題



徐昂诗文选

徐天倪 张慕慈选注



徐昂教授
(1877—1953)

序

庚午秋，先师益修先生哲嗣天倪学长偕夫人张慕慈女士暨子放渡江来访，适余婴疾，相晤于医院病榻前。学长以《徐昂诗文选》示余曰：“此我先父之遗著也，散佚久矣，今始克成集，君其为之序。”余惶恐不敢从命，转而自念，先师著作名重当世，是选之刊，当益增其风范，学长穷年累月，多方搜求，惟先人之楮墨是宝。先师之诲难忘，学长之意可感，余安敢以不文辞。

忆昔抗日军兴，余避居海上，时先师方主讲席子之江文理学院，余得执弟子礼。先师诲之曰：“读书，重在修养身心，研治实学，勿骛空文”。此先师治学之要旨也，循是以进，庶几有成。时学子操觚，多重藻采，遑言修养，故先师慨乎言之。揆诸当今，与德育首位之说，虽内涵有别，但重视则一，先师之言为不混矣。

先师又诲之曰：“不通《周易》，无以窥义理本源，

不通古音，无以明经传训诂”。此先师治学之途径言也。窃以为通古音，明经传训诂，旨在窥义理本源，二者殊途而同归。今读先师《自述》，益叹其于兹二者，“专心凝虑”，其用力之久之勤，著述之富之精，虽无师承于前，但能垂范于后。

先师又诲之曰：“学术分析，须循公例，匪容私见。此先师辩学术是非之言也。盖治学必辩是非，是非明，然后有所获。而文人相轻，自古已然，文艺评论之入主出奴，亦层见迭出，盖容私见故也。先师之言公例，殆今之所谓文学评论之客观准则，执是以求，评断是非，有利于文学之进展；背此，则信口雌黄、谬种流传，贻误学子，危害文学，其为弊也甚矣。读先师《复曹君觉书》，钦其商量旧学，持论公允，剖析是非，深契《易》理，岂徒为其师辩诬也哉。

先师为文，褒其所当褒，贬其所应贬，以期有益于世道。举凡精一术而能超乎流俗者，在狂欲横流之秋而能安贫乐命者，能饱饫图笈好学深思，甘其味而畜其德者，能朝夕不愆晷刻谨于职守之司钟者，无不为之纪传。乌乎，一司钟者，在其时仅奴使之耳，而先师誉之曰：“则老人之职固綦重也夫。”于此，可觐先

师之识见矣。至事关大节，或慷慨就义，或出奇克敌，先师濡墨淋漓，赞美之情溢于字里行间。其于明万里公之殉难也曰：“要其不平之气，萌茁郁勃而后乃有逞，此足以征民族之精神矣”。“遂不恤文字之传弗逮乎口舌，毅然书之而不辞，亦固其宜”。其于巡抚辽东之顾冲庵公曰“公之战绩俱见明史李成梁传，而未列专传。乌乎，此明史之可议者，”明史可议，则顾公之战绩卓然可知矣。先师“居恒不敢议论人，亦不遑与人辩讼”，而议及明史者，实欲倾其情以美顾公也。其于所应贬者，无不仗义直言，读《义犬》篇，先师之风骨峭峻，可想象得之。

余犹忆海上孤岛拜别之日，怅惘若有所失。先师宽之曰：“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汝毋怅惘乃尔。”人世沧桑，屡更寒暑，詎料天倪学长于睽隔四十余年之后，偕其夫人翩然来访，岂非分久必合也耶。今读先师遗著，宛如重睹先师之音容笑貌，而昔日之谆谆教诲，与遗著之所言及者，若合符契，又岂非分久必合也耶。抑有进者，是选之刊得与先师已刊之作，交相辉映，亦有分久必合之意。先师之言验矣，先师之著备矣，余何怅惘之有。爰就先师之治学大要与先师之

高风亮节，略述梗概，以复天倪学长，学长其以为当
或否耶？

受业常熟张育才谨撰

目 录

序.....	(1)
--------	-----

文选

自述.....	(1)
顾冲庵公传.....	(4)
明万里公传.....	(9)
范无错先生传	(11)
范姚太夫人家传	(13)
李君晓英传	(17)
王翁宾鲁传	(19)
聆音散人传	(21)
周晋琦传	(23)
陈翁伐宾传	(25)
丁老人传	(27)
书陈老人	(29)
张龚夫人家传	(31)
周王夫人家传	(33)
孙师伯龙先生七十寿言	(35)
世伯母施易太夫人九十寿言	(39)
告哀文	(41)
亡妹冠玉行述	(45)

范伯子文集后序	(48)
蕴素轩诗集序	(51)
通俗常言疏证后序	(54)
虚斋吉金录序	(56)
复曹君觉书	(59)
致费君书	(61)
江苏省立第七中学校园记	(63)
苦行读书楼记	(66)
剩楼记	(69)
题周子玉家书	(72)
题扇	(73)
义犬	(74)

诗选

蜗牛篇	(75)
牧童放牛图	(77)
题曹公亭	(78)
狼山观烧	(79)
顾冲庵先生砚弃博物苑中	(81)
赋和勋阁六君吟	(83)
题一瓢侄石颠晓吟图	(84)
题重然赠桔	(85)
题贯恂侄可圃	(85)
秋窗课子图	(86)
题狼山游宴图	(87)
谒曹将军庙	(87)
中秋日登狼山	(88)
过文峰塔院得句即赠少峰和尚	(89)

雅集呈诸君征和	(89)
挽丁君小亭二首	(91)
读伯子先生诗	(92)
赠刘君染香	(93)
朋好约游北五山便谒苦李 墓感叹和君觉韵	(91)

附录

赠徐昂秀才长言八首	范伯子(95)
眷念师恩	王个簃(96)
老去情亲旧日师	陈从周(97)
如沐春风	沈云龙(98)
益师座谈随录弁言	孙渭滨(99)
忆徐益修师	徐家广(100)
忆翁父益修夫子	张慕慈(102)
跋	(104)

文选

自述

昂初字亦轩，诞生时先君子鳞公游庠，锡名考，入塾更今名。弱冠后勤学锥手自克，枕侧置纸笔，梦寐中恒有所感而觉。读《易》至大传“损，德之修也；盖，德之裕也”，因易字益修。先师范伯子先生赠长句八章，弥用奋勉。年逾壮，痔发，针治自左臀绕及腰部，前达胯际，强记默诵，忘其疾苦。三十以前，著稿尽毁，复取《尚书》“作德心逸日休”之义，自号逸休。居恒自学，以为不通周易，不能窥义理本源，不通古音，不能明经传训诂。专心凝虑，无有师承。年五十七，病亟，挂念著稿，它无所系，茆然待尽，

幸而复苏，取复卦六二休复与《楞严经》一处成休复之说，别署休复。越岁游杭，居秦望山中，坐对江峰，增益著录，天机感应自然而至。辟地海上，携稿自随，纂述不废。以南菁同学蒋君竹庄之介，晤无锡黄君星若，讨论爻辰遁甲六壬，又与杭州沈君颀民商榷周易孟氏学及马氏传，时有契合。每日虔持儒释道三教尊号与其经文，造次无间。教导子弟读书，重在修养身心，不染恶习，研治实学，勿骛虚文，如是而已。拙著易学、音学与杂著凡三十种，都一百卷，约一百二十万言。易学类：《京氏易传笺》三卷、《释郑氏爻辰补》四卷，《周易虞氏学》七卷、《河洛数释》二卷、《经传诂易》一卷、《爻辰表》一卷；音学类：《诗经声韵谱》八卷、《易音》一卷；《楚词音》一卷、《石

鼓文音释》一卷、《说文音释》二卷、《声纽通转》一卷、《等韵通转图证》四卷、《音说》一卷、《续音说》二卷、《声韵学史略》一卷、《纳音指法》一卷；杂著类：《诗经形释》六卷、《三教布原》一卷、《佛学笔记》一卷、《楞严咒校勘记》一卷、《普庵释谈章咒音释》一卷、《道德经儒论》一卷、《读新约全书》一卷、《演太玄》一卷、《文谈》正续编七卷、《休复斋杂志》十四卷。中华民国三十三年仲冬三月徐昂志，时年六十有八。

顾冲庵公传

顾冲庵公，讳养谦，字益卿，南通州人。诞生之夕，异香满室。父瑶梦岳少保遣以佩刀，母单淑人梦老妪挈筐绷以绿衫儿，谓此僧伽大圣所授也。髫龄入小学，留心韬略，汇古名将事迹曰：异日吾当效之。学舍故多鼠，为檄文驱之，鼠竟他徙。明嘉靖之季，登第入部曹，主部者争致。公出官闽奥滇浙诸省，所至平乱徒，悉应方略。万历十三年巡抚辽东，土蛮诸部长犯蒲河大剽掠，而西部银灯亦窥辽沈，公与宁远伯李成梁平之。次年，部长复率精锐数十万逐水草千余里，直抵辽阳。公出奇计与成梁严阵备

战。先遣裨将侦敌，就其降者询得远近险夷众寡强弱状，然后成梁以锐卒驰击之，机不先露，敌人以为神。翌年三月，东西部连营入犯，公与成梁决策发精卒二千五百骑出小黑山绕敌后，士马冲寒行风雪中，敌惊败。十月土蛮十万骑复入犯，士卒急发而餉滞道隔，公展转购粮刍，军皆殊死战。敌既退，虞其设伏也，夜简卒五百人疾驰至边，获捷而旋。越一年，王台没，孽子康古六连结北关构祸歹商侵陵内地。公与成梁定计弭其衅端。既任蓟辽总督，倭寇发难，为榜文谕之，遂以顺服。疏东征始末及内外机宜，凡万三千余言。公富胆识，一日坐署斋，闻群雁从西北来鸣，声甚哀，以为有惊，急集兵出，则敌已迫城下矣。尝按塞至小凌河，从卒才百余人，敌十万卒至，

公大启堡门，张黄盖坐谯楼下为指挥状，谈笑自若，敌不敢近，引兵去。治军预定机谋，不妄杀。每奏捷，力辞封赏，推功于将吏，而嫉恶不畏强御，有怙势营私者，必与之抗，以是忌公者常阻挠牵制，公无几微见于颜色。以陪推南京工部尚书致仕，万历三十二年正月十一日卒。遗疏上，神宗震悼，谕祭葬，赐谥襄敏，赠兵部尚书，祀乡贤祠。享年六十有八。著《抚辽奏议》二十卷、《督抚奏议》八卷、《益卿诗文全集》二十卷行世。配李氏，子懋贤、懋光。公早年失怙，事母以孝闻。母稍不怡，辄长跪，俟其欢然后起。性廉介而宽厚。在岭南时，有裨将馈海错，发罌金见，怒斥之。辽大水，疏请捐赈，活饥民七万余人。平日所得俸赏常分散昆弟姻戚，于乡党及四方知

交之穷乏而终者，往往经纪其丧，且恤其妻子。山人王叔永交谊尤挚，相与悲歌酣饮访问燕市酒人遗迹。公开府渔阳，要之塞上，意气弥笃。退归后，与里中名流结社珠媚园，花晨月夕，招侣联吟，或敲棋为戏，慨然曰：“吾兵法不能尽用，聊寓之奕耳”。尝诣友人所，执盖者以盖质酒，公呼之，其人皇惧，因为偿所贲钱谓之曰：“尔欲饮，胡不直告我？”抚辽日，有豕突舆下，将校骇顾，欲逮主者，亟止之，人咸称其德量阔深云。论曰：“公之战迹具见明史李成梁传，而未列专传，乌乎，引明史之可议者”。昂幼时即闻先君谈公轶事。家藏公所铭瓦砚一枚，岁庚申媵以长歌弃之邑中博物院。后检家乘，吾祖父爵公当崇禎之季尝授徒于公父所筑之竹素园，因思此砚